

金玉满仓藏山河

□白丽霞

“露叶行晓碧，玉穗摇秋黄”“金色玉米熟，田间香气浓”金秋时节，我们农技站的车行进在黄土高原的沟壑间，吟诵着有关玉米的诗句，大大小小的玉米地像一块块拼图，给这片广袤的山塬披了一件件霓裳。一人多高的秸秆挺立如林，怀抱中的玉米棒子撑开青壳，露出玛瑙般的籽粒。风过时，阔叶沙沙作响，像是千万支碧玉如意在轻轻叩击秋天。

夜里住在老家家，灶台上摊着本光绪年的《榆林府志》，上面墨迹斑驳地写着：“玉蜀黍宜山田，贫家赖以为生。”这“赖”字用得恳切，就像此刻炕头上七旬的王奶奶，正用厚实的瓷碗给我盛玉米粥。她说祖上是从山西逃荒来的，全凭这“洋棒子”活命哩。

晒秋的日子，是整个山塬最隆重的仪式。家家户户的窑洞前、土垣上，玉米辫子从屋檐垂到院墙，像是给黄土坡

缀满了流苏。明代《农政全书》里说的“其实繁累，悬挂可经岁”，正在眼前活生生上演。我举着相机记录时，王奶奶三岁的小孙女突然钻进玉米帘里，金黄的穗子映着她红扑扑的脸蛋，像年画里的胖娃娃抱着活蹦乱跳的大金鲤。

最难忘是脱粒的夜晚。月光洗着黄土坡，十几户人家围坐成圈，手持玉米棒互相摩擦。沙沙声里，金黄的籽粒如雨点落进筐箩。王奶奶七十岁的双手像老树根，搓起玉米却比机器还利落：“这活儿要柔劲，像给娃娃挠痒痒……”偶尔有籽粒蹦到我笔记本电脑上，带着阳光的余温，竟在“玉米起源于美洲”的铅字旁跳了两跳。

等石磨吱呀呀转起来，整个村子都醉了。新磨的玉米面带着天然的甜香，蒸窝头、摊煎饼、熬粥饭，怎么吃都带着黄土高原的厚道。最妙的是用铁锅贴饼子，底面烤得焦黄脆硬，咬开却是满口的绵软。难怪《本草纲目》说它“调

中开胃”，这滋味，确能唤醒人最原始的食欲。

忽然想起农史记载的“乾隆年间陕南遍植包谷”，那些湖广填四川的先民，大概也是就着这样的炊烟，在巴山蜀水间扎下根来。王爷爷抿着玉米酒说：“现在娃娃们嫌玉米是粗粮，可灾荒年景，这一碗粥能救三个人的性命哩！”

临别那天，车子在盘山路上颠簸。后视镜里，塬上层层叠叠的玉米秆像退潮后的海滩，透着空旷。我忽然明白“玉米是个宝，中国离不了”的农谚，它从美洲大陆漂洋过海，到在中国扎下深根，这金灿灿的穗子里，藏着比基因序列更复杂的密码：有明末清初的活命恩情，有闯关东的篝火记忆，更有黄土高坡上永不屈服的顽强生命力。

回到实验室，我把从黄土高原带回的玉米种子堆放工作台上，窗外秋阳正好，把粒粒种子染成琥珀色。忽然想起

王爷爷的话：“这可是俺们山里的金疙瘩呀！”显微镜下，玉米种子胚乳上的裂纹像黄土高原的沟壑，带着沧桑，透着坚韧。它从不挑挑水土、找地方，“山田晓确，夷民垦种，雨多则稔”。那些稻麦难以立足的坡地、砂土、荒滩，反倒成了它扎下深根的舞台。玉米走过的路，比我们想象的更远。它见证过明清的“人口爆炸”，喂养过饥荒年代的生灵，如今又在追求健康的时代里焕发新生。

窗外霓虹初上，城市超市的货架上，精品玉米油闪着昂贵的光泽。而我的舌尖却还记得黄土高原土窑洞里那碗两元钱的玉米粥，它看似朴素，却藏着山河岁月。也许真正的“金玉满堂”，从来不是展柜里的标本，而是让这平凡的金黄，永远温暖着千家万户最普通的灶台。

（作者系鞍山市岫岩县文学爱好者）

一院菊香伴重阳

□杨丽雨

老屋的院墙根下，立着几竿瘦菊。每年重阳前后，细碎的花苞便顺着篱笆墙的缝隙往外钻，像是早掐准了日子，要等我回家时，把满院秋光都酿成金黄。

记忆里的重阳，总裹着外婆身上的皂角香。那时我尚年幼，每到这日清晨，便被外婆从被窝里捞出来，换上干净的蓝布衫。她的手指粗粝，带着常年侍弄庄稼的薄茧，替我系纽扣时，指腹会轻轻蹭过我的脖颈，痒得我直笑。院子里的菊花刚开了零星几朵，外婆就会掐下最艳的一枝，用棉线系在我的衣襟上，说“重阳戴菊，不招灾祸”。我便顶着这朵菊，跟在外婆身后，看她把晒好的茱萸、桂花装进布袋，分给邻里的老人。

最盼的是午后。外婆会搬来竹

椅，在菊丛旁铺块粗布，摆上刚蒸好的重阳糕。糕上嵌着蜜枣和核桃，咬一口满是清甜，碎屑落在地上，引得几只母鸡蹦跳着来啄。外婆不怎么吃，只坐在一旁剥橘子，橘瓣要撕去白丝才递到我手里，自己却把橘络小心收进瓷罐，说晒干了能泡水。她总爱说从前的事，说她嫁过来那年，外公在院角种了第一丛菊；说我母亲小时候，也是这样戴着菊枝跑遍整条巷弄。阳光穿过菊叶的缝隙，在她银白的发间跳跃，我望着她眼角的皱纹，竟觉得那纹路里都藏着菊香。

后来我去城里读书，回家的次数渐渐少了。有一年深秋，我隔着电话跟外婆说想吃重阳糕，她在那头笑着应下，声音里带着些雀跃。挂了电话才想起，外婆的膝盖早在几年前就疼得厉害，连上下楼梯都要扶着墙。可到了周末，却收到母

亲发来的照片：外婆坐在小板凳上，在厨房的窗台前揉面，窗台上摆着刚采的菊花，花瓣上还沾着露水。母亲说，外婆为了买新鲜的蜜枣，凌晨五点就拄着拐杖去了镇上的早市，回来时裤脚都被晨雾打湿了。照片里的重阳糕算不上精致，边缘有些焦糊，可我看着那糕上歪歪扭扭的枣子，突然红了眼眶——原来无论我走多远，外婆总在她的方式，把我的念想妥帖安放。

去年重阳，我特意提前回了家。车子刚拐进巷口，就看见老屋院墙上爬满了菊，黄的、白的、粉的，像给灰扑扑的墙裹了层花毯。外婆坐在院门口的竹椅上打盹，膝盖盖着我去年给她买的薄毯，手还攥着个没编完的茱萸香囊。听见动静，她猛地睁开眼，看见是我，慌忙要起身，却被我快步上前按住。 “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”她拉

着我的手，指腹还是熟悉的粗糙，只是更瘦了些，手背上的青筋像老树根般凸起。

那天午后，我学着外婆从前的样子，在菊丛旁摆上重阳糕。她靠在我肩头，看我把橘瓣撕去白丝递到她嘴边，忽然说：“你小时候，总嫌我撕橘络慢。”我笑着应：“现在换我给你撕。”风掠过院墙，带起满院菊香，落在外婆的发间，也落在我的衣襟上。其实重阳的菊香从不是单单的味道，而是为了让漂泊的人记起，总有一盏灯、一院花、一个人，在等你回家；所谓亲情，便是我陪你从青丝到白发，你护我从懵懂到长大，岁岁重阳，年年相伴。

（作者系北京市门头沟区文学爱好者）

菊盏茱萸

□张济增

重阳又至，这样的日子，是理应去登高的。出得城来，便觉着天地豁然开朗。田里的稻子早已割了，剩下齐整整的稻茬，黄褐褐的一片。远处有几株乌桕树，叶子红了一部分，还有些是半黄半紫的，夹杂在苍绿的松柏间，很是醒目。我走的这条山路，是常走的，不算陡，只是迂回。脚下的石阶，缝隙里长着些羊齿植物和青苔，茸茸的，透着股幽寂的生气。

古人登高，原是为了避祸。那个桓景遵费长房之言，带茱萸囊，饮菊花酒，躲过了一场灾殃。这传说，总带着点仙气与侥幸。到了我们这辈人，所谓的“灾殃”，早已不是那般具体而狰狞的东西了；它化成了日复一日的琐碎，化成了光阴里无声无息的消磨。登高，避的便是这心头的滞郁之气。站得高些，离那人烟的稠密远些，让天风洗一洗肺腑，让眼界空洞起来，那些盘踞在心角的琐屑烦恼，似乎也就像脚下的尘寰一样，变得渺小，可以暂时不理睬了。

半山腰有座小亭，我进去歇脚。亭是旧亭，石柱上的漆色剥落了不少，露出里面本色的石头，倒显得古拙。亭边也生着几丛野菊，开得疏疏落落，另有一番山野的、倔强的风致。那颜色是淡淡的蟹壳青，间着些月白，花瓣细长，微微卷着。我忽然想起《楚辞》里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”的句子。屈子那般人物，自然是餐风饮露，与日月同光的。我们这等俗人，虽不能至，然于此秋山寂寂之中，对这样几朵清菊，心底也仿佛被那清冽的露水洗过一遍似的。

从亭子里望出去，景致更好。一条江水，像一条褪色的青罗带，静静地卧在大地上。远处的房屋，鳞次栉比，成了些模模糊糊的灰白色块。世间万般，拉远了看，便都成了画意，少了那些纠缠的细节，也就少了烦扰。这大抵便是登高能赐予人的、最切实的安慰了。

歇够了，便继续向上。越往上，树木越见疏朗，风势也大了些，吹得衣袂飘飘举。及至到了山顶，那风便毫无遮拦地扑过来，满怀着秋日干燥的草木香气，灌入怀中，人好像一下子也变得通透了。

山顶是一片略平整的土坡，长着些矮矮的、虬曲的松树。走近一看，石缝里生着几株茱萸。那茱萸结了一簇簇红艳艳的小果子，在苍褐的枝杈间，亮得灼眼。不禁又想起王摩诘的诗来，“遍插茱萸少一人”。我将这小小的、热烈的红果揣在怀里，算是应了这古老的节景。

下山的路，似乎总比上山要快些，也容易些。只是脚步里，带着一丝兴致之后的疲惫，心却是满的。推门回家，我摸了摸怀里，那几粒茱萸红果还在，便取出来，放在书案的青瓷笔洗旁。那一点点的红，在灯下，愈发显得凝练而沉静。

今日登高一回，好像把整个秋天，都收纳进这方寸之间的斗室里来了。

（作者系北京市通州区文学爱好者）



《夕阳》 满芮萱 摄

公益广告

2025年全国敬老月

岁月有情
心
灵有家

拥抱绿色生活

共享美好未来